

朝花周刊

夕拾

评论

综合

我们走在春风里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

《海外影视》：让世界向我们走来

袁念琪

“呀得吧勒 哟沙……”1981年的夏天,《姿三四郎》片头曲粗犷的歌声,从千万上海人家传出,在都市的夜空中回荡。马路上,行人稀少。《姿三四郎》的译制导演毕克说,“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姿三四郎》播映期间,上海的盗窃案减少了不少,因为连小偷也在家守着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这当然带着些玩笑的意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部电视剧在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

眼见为实的是,姿三四郎成为不少女生偶像,为其配音的晨光瞬间蹿红;而有些中小学生以姿三四郎为榜样,劈桌椅练习武术。剧中人深入人心的一个表现,就是拿来起外号,姓高的女同学,多被叫作“高子小姐”……

上海电视的首部译制片

“要商量个事儿”。兼任上海电视台台长的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刘冰,找来了黄其。

那时,黄其从电台调到电视台不久,主要工作是培养年轻的电视播音员。刘冰告诉她:与广告科洽谈的一位日本广告客户,提出要他投广告就要附播一部电视剧。文艺部抽不出人翻译片子,问黄其是否愿意接这活。喜欢译制的黄其二话没说,答应下来。

这部电视剧就是《姿三四郎》,日本松竹株式会社制作,共26集。黄其说:“译制工作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的,而当时台内并没有这样一个专业部门。于是,领导决定由我组织一支临时队伍来完成这项任务。”

译制队伍虽由台内外人临时组建,实力却是不弱。毕克还记得,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借调人员的是市广播事业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他被借出来时,厂里与他约法三章,一要保证《姿三四郎》配音质量在水平线上;二不能影响本厂任务,只能晚六点至十一点到电视台工作;三不能动用厂内演员。他的助理导演是电视台的刘文国,协助修改剧本和对口型。

再看一干演员:电视台新闻部播音员贺海林配男主角姿三四郎,儿童艺术剧院教师张双肩挑,配女主角早乙女、高子姐妹;电台播长篇小说的郭冰配老和尚;上影演员中叔皇配矢野和里斯特,吴文俊配姿三四郎的对头,名字听上去像“桂圆”的松元。剧本翻译为原台记者,曾与黄其合作过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烈烈。

1992年在北京出差时,身为台党委副书记的孙重亮不住宾馆而住姐姐家,还请我们去他姐姐家吃饭。他说起译制《姿三四郎》的故事:“没有专门的译制队伍,没有像样的配音棚,没有完整的设备,因陋就简,就像打游击一样”。他说黄其摸索了半年,近视度数加深,镜片从250度换成550度。

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摄制于1964年,根据富田常雄的小说改编。导演渡边邦男,由竹肋无我、新藤惠美和菅原谦次主演。上海电视台从1981年5月到10月,译制了整整半年。时间长是因导演和不少演员为外援,来台工作要在下班后的晚上和其他业余时间。在这半年里,大家没休息过一天。

台里设备少,白天配音不用的编辑机,有

1989年,“白玉兰纪念奖”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踏着“春天的脚步”绽开了花蕾。从那以后“白玉兰纪念奖”“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市荣誉市民”这三枝荣朵向上的“白玉兰”陆续开放,组成了上海表彰外籍友人的系列奖。

杨曹文梅:90岁的“上海市荣誉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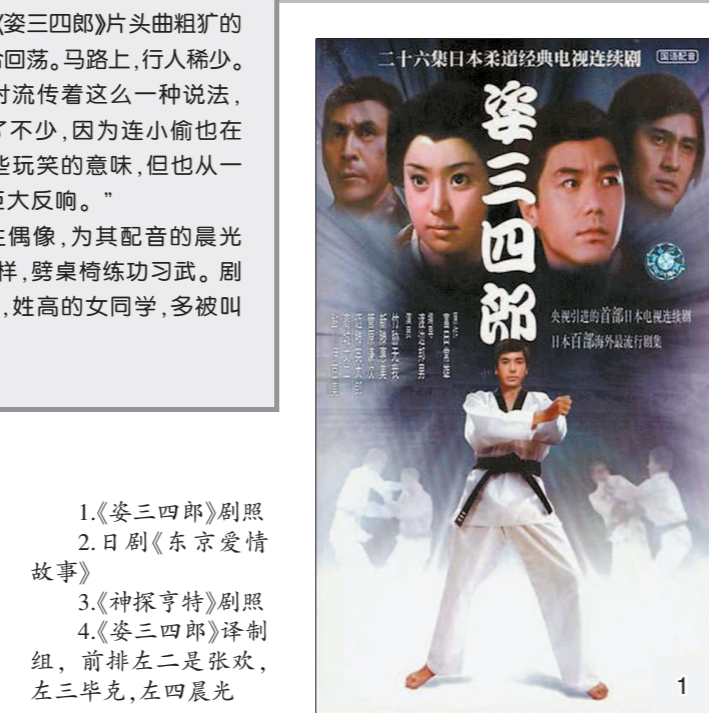
2016年国庆节前夕,当薄施脂粉,身着酒红色唐装的杨曹文梅从时任市长杨雄手中接过“上海市荣誉市民”的证书时,老人用一句软糯又标准的上海话向市长道了声“谢谢”。那一年,老人家90岁。

杨曹文梅是位美籍华人,对上海怀有特别的感情。但凡出席国际会议、重大论坛,她发表演讲只说上海话。有人置疑,她便回复说:“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上海话是我的家乡话,我不会忘本。”

上世纪80年代末,与上海一别30多年的她回到故乡。她发现这里和她1946年离别时已有天壤之别:街头的行人多了,人们的步伐就像曼哈顿人一样的快速。她特地下榻在外白渡桥旁那座当年叫“百老汇大厦”的上海大厦。这里有她年轻时的记忆,她想从房间里看到外滩的全景风貌,看到黄浦江和苏州河。

可是,房间的窗户装上了双层玻璃,服务员还关照客人尽量不开窗。杨曹文梅问为什么,回答说,为了阻隔苏州河散发出的臭味……

对游子来说,苏州河是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母亲河,如此的黑乎乎、臭烘烘、脏兮兮,这是对母亲河的亵渎。那一刻,杨曹文梅觉得自己应该为故乡上海做点什么,为天蓝水清的环境做点什么,为苏州河的环境优化做点什么。杨曹文梅是美国历史和亚洲开发银行建



- 1.《姿三四郎》剧照
- 2.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 3.《神探亨特》剧照
- 4.《姿三四郎》译制组,前排左二是张欢,左三毕克,左四晨光

时就会被其他部门拿走。黄其感叹:“为了设备,我不知得罪过多少人。好在大家都是为了播出,吵过也就忘了。”剧组与新闻部合用一个配音间,要等每晚新闻结束后,才能开始配音。小演播室用布幔一隔,那就是姿三四郎的天地。

为男主角姿三四郎配音的贺海林,播音名“晨光”,北京人,读中学时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招来,他是六点半《新闻报道》的播音员,还是《国际瞭望》主持人。电视剧播出后,他是最火的。人们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他与姿三四郎扮演者竹肋无我相像度超过90%。

他是第一次为电视剧配音,虽说同样是吃开口饭,却一个是新闻,一个是艺术,性质不同,表达和要求也不同。他回忆:“有一次,我配个普普通通的‘先’字,就怎么也配不好,反复配了十次,导演毕克才算满意。初学者要掌握这些控制语气的技巧固然不易,但要进戏达到导演所要求的相似,觉得自己就是姿三四郎就更不容易。”

配女主角的张欢,那时还未调到电视台,是儿童艺术剧院舞台语言教师和演员。在常州长大的她,深受家人酷爱的评弹熏陶。她记得“严调”创始人严雪亭《三笑》,一人同时分扮四个人物,全凭声音塑造形象。她深有体会地说:“为性格迥异的姐妹早乙女和高子配音时,我努力学习评弹演员那种艺术手法,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区别得比较清楚。除了要认真体验这两姐妹的不同个性之外,同时也要具备相当的技巧,比如对音高与音量的恰当控制。”

1981年7月4日,一个星期六晚上,在上海实施电视播出的第23个年头,上海电视人的第一部译制片播出了。没想到,这个日本明治时代柔道家的事迹迅速走红上海。

苏秀和毕克认为《姿三四郎》故事太简单,黄其也有同感,“这部电视剧本身并不是精品,由于当时观众根本没机会接触外国的电视剧,才觉得特别新鲜,特别吸引人,给观

众留下一个美好印象。”

刚刚走出“文革”的社会,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同样匮乏。尤其是封闭多年的门窗打开,叫人大长见识,还有点饥不择食。但是,毕竟我们长着中国的味蕾,有个中国的胃。时间、经历、眼界以及渐渐丰富的精神产品,会磨砺我们的目光,提高我们的口味。不管怎样,《姿三四郎》开启了上海电视的译制剧时代,从此,各种外国电视剧陆续亮相沪上荧屏。

《海外影视》一升天

1977年11月29日,译制片跃上国内荧屏。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播出国内第一部电视译制片——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因那年托托总统访华,国内上映了几部反映南在“二战”时抗击德军的片子。

那以后,外国电视剧迅速在电视上蔓延开来。高峰出现在三年后的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两部万人空巷的美国片。一是1月5日开播的《大西洋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斯的俗称“蛤蟆镜”的大镜片眼镜,成为最时髦的行头,戴时连镜片上的商标都不撕,以示来路正宗。另一部是10月播出的《加里森敢死队》,反响令美国《电视导报》惊讶。一个叫丹尼斯·布尔斯坦的记者写道:“一套快被遗忘的1967年的系列片,在一个电视刚刚兴起的国家盛况空前,深入人心。”

《大卫·科波菲尔》《居里夫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译制片在中央台接连播出。1981年,该台已具有译制能力来每周播放一集译制片。到1983年,已译制200多部(集)。

1984年,在《姿三四郎》播出三年后,上海电视台成立共6人的译制科,黄其负责。又过三年,译制科与台演员剧团合并成立译制部。1987年,译制部进入新建的电视剧制作中心。

1987年10月21日21点15分,全国首家专播海外剧的《海外影视》专栏在上海电视台开播,首播美国电视剧《两代夫人》。从此,译制

片有了固定的播出阵地,节目由两套译制班子生产。1987年,完成译制片60部(集)。翌年,生产译制片100部(集),自筹资金60万元,仅过半年,就完成80部(集)并签下68万元合同。计划从1988年起,每年译制200部(集)。

1985年,上海电视台有了自己第一个译制片导演,第一部自己执导的译制片。1986年译制的60部(集),主要靠译制片厂的导演。到1987年译制部成立时,电视台导演队伍已基本形成。在该年完成的117部(集)中,有100部是本土执导译制,占85%。至1988年,上海电视台形成自己的配音演员队伍。

译制片的产量提高很快,使《海外影视》每周可播两档,1990年又改一周三档,1995年下半年开始一周四档。到1998年,实现一周五档。幸福的上海观众,在荧屏上看到一部部上海台译制的国外电视剧:《家族的荣誉》《埃利斯岛》《东京爱情故事》《根》《荆棘鸟》《成长的烦恼》等,其中的《神探亨特》《鹰冠庄园》和《欢乐家庭》,几乎与产地美国同步播放。

同时,上海电视台的译制片导演和演员,也渐渐被人们熟知起来。说到上海、北京、广东和福建四台联手购买的《神探亨特》,黄其感到自豪:“对方提出,所有影视剧必须由上海方面进行译制,上海播过后才能放到其他几个电视台播放。”

时任译制部主任的袁念琪说:“开播时,主要播放美国片。后来,我们拓宽了选片渠道,选择了世界各国的连续剧。同时,配合一些纪念日 and 活动选片,如,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播映《烽火珍珠港》《烽火情缘》《暗杀希特勒》等;暑期学生放假,挑选播放适合孩子们观看的电视剧,如《成长的烦恼》《幸运狗》等。”

《海外影视》严格把关,实行翻译、译制导演、部主任和总编室、台领导四级审片制。开播后,收视率一直走红,不少电视剧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观众来信写道:“我们已把收看《海外影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温馨、那种愉悦。”

会将提升我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上好佳’正借力于中国一带一路勇往直前,将市场开拓到中亚和欧洲……”

如今的施学理早已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他的一双儿女天天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嬉戏,完全是两个“小上海”了。他爱上海,看着这座城市越来越美,更会想起父亲当年的那句话:“以后你一定要去上海,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藤本道生:紫藤花一直盛开下去

中国第一家以紫藤为主题的公园诞生在上海的嘉定,它是由日本人藤本道生先生建立的。随风摇曳的紫藤花穗飘荡着串串深情,令人流连忘返。正是藤本道生无偿捐赠了日本国宝级别的长穗珍稀紫藤品种,才使紫藤园弥漫着浪漫和情怀,醉人又醉心。紫藤公园已成为著名的紫藤赏花地,每年观花的人数高达50万以上。

一年又一年,如今的藤本道生先生已是86岁的老人了,可他依然每年至少两次自费来嘉定紫藤园,亲自修剪紫藤枝条,无偿传授技艺。日本到上海少说也有2000公里的路程,许多人敬佩先生的坚持,藤本道生的回答却简明又直白:“我希望象征两地友谊的紫藤花一直盛开下去。”

藤本道生和上海结缘是在1996年,那年,为纪念上海嘉定区与日本冈山县和气町友好交流10周年,时任和气町町长的藤本道生向嘉定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在嘉定区建立紫藤公

“白玉兰”盛开的地方,是我们共同的家

章慧敏

史上唯一:父子同获“上海市荣誉市民”

当“上好佳”的董事长施学理接到荣获2017年“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的通知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施恭旗。父亲2005年先于他获得“上海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当时,他小心翼翼地拿着父亲带回的那枚正面印有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背面印有上海地标外滩的奖牌,羡慕地看了又看,只听父亲说:“儿子,有朝一日我希望你也能成为‘上海市荣誉市民’。”

在施学理的内心,父亲就是他的榜样。施恭旗是祖籍福建的非律宾华侨,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1993年,他是最早一批来沪投资的外商。他创立的“上好佳”,寓意“好家在上海”,至今有着好口碑。正是源于这个美好的意愿,也正是看好中国市场,哪怕经历了种种难关,父亲也咬牙坚持着,丝毫没有动摇扎根在上海的决心。

1996年,“上好佳”在中国的业务突飞猛进,父亲将施学理从菲律宾召到上海,跟在身边“学生意”,用意很明确,要他拓展中国膨化食品市场,接手中国区业务。22年来,父亲打下的江山,施学理不仅保住了,而且事业蒸蒸日上。

没有上海就没有“上好佳”的今天,施家父子感恩上海带给他们的成功,也竭力在报答上海,回报社会,捐赠、赞助、扶贫,累计捐款近亿元。在“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峰论坛上,施学理道出了心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合作机

“《海外影视》既有启发性又有教育性,把知识性、科学性、教育性熔于一炉,使观众得到教育、娱乐和享受。”驻沪德国领事看完德国电视剧《维特库克尔诊所》表示:“译得太好了,你们是倾注了全部热情才译得这么好!”

“棚虫”出没5号楼

5号楼是上海电视台译制片的发祥地,旧楼已拆,原址成“传媒人家”。它的二楼原为新闻部配音间,当年为《姿三四郎》配音的地方。

二楼这层为L型,L的短横里有两间房。朝南是我所在的办公室,对面是译制部的录音棚。那时,译制电视剧日夜兼程。配音演员被叫作“棚虫”,我们上班他们上班,我们下班他们还没下班。他们天天捧着盒饭,坐在两屋间的走廊吃着。配音工作不轻松。

曾为武汉军区话剧团演员的袁念琪,在话筒前配着配着就情不自禁演了起来,偏离了配音话筒。刚配音时,她想像张欢、计泓所配的那些女主角,但导演说:你的声音只能配中老年,毕竟那时她已46岁了。

刚进棚的张欢,因长期在儿童艺演孩子,在配《姿三四郎》时,念词习惯把声音吊起来。苏秀总在她未开口时提醒放松声音。很快,张欢就入门,被苏秀称为“运用声音的专家”。

在执导译制获首届中国广电学会电视译制节目一等奖的美国连续剧《根》时,孙重亮和袁念琪发现,配音演员的声音太圆润漂亮,有的已近乎华丽。而剧中的黑奴,过着的饱食血泪的非人生活,音质该是沙哑和粗糙的。于是,他们要求演员改变自己习惯的发声方法,并让录音师采用技术手段“破坏”演员的优美音色,以表现该剧所表达的主题和语境。

“棚虫”一进棚,日日泡在黑暗里,不知外头的春夏与秋冬。棚里亮着的,只有监视器和看剧本的小灯。过去隔音条件较差,不时传进的嘈杂声,打断演员好不容易才酝酿培养起的情绪。虽有空调,但棚内空气不流通,而且有点味道。冬天热得男演员脱得只剩内衣,夏天冻得他们必须穿上滑雪衫。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伤风感冒、咽喉发炎是常有的事。张欢患感冒不能歌,因节目要按时播,就让医生打一针消除声带水肿,但长期这样做会损伤声带。“棚虫”们也苦中作乐。当年,凡迟到的要被罚款10元,罚金用以让大家共享口福。但罚金难得,好不容易捉到几个,会引发一片欢呼。

为满足观众不断增长的需要,译制片数量增多,制作速度得加快。从原三天配两集,到后来一天配两集。进台才一年的陈惠芳,就挑起《神探亨特》的主要执导工作。刘家栋也深有感触:“高强度的工作造就了一批具有快速理解能力、准确表达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的配音演员。”

观众看在眼里,写在信里:“从《神探亨特》中,看到许多以前不知名的导演和演员的名字,感到上海电视台改革开放走在前列,在大胆起用新人上敢于下本钱,如果各单位都像你们那样,就会人才辈出。”

1991年,开播四年的《海外影视》跃升为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优秀栏目。翌年,又被评为上海市观众最喜爱的栏目第二名。回想一路走来,的日子,袁念琪感慨道:“《海外影视》的定期播出,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开拓了群众的视野,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成为连接世界文化的桥梁,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象征。”

园的建议。

紫藤的生长离不开水和阳光,而嘉定是江南鱼米之乡,降水量充沛,阳光充足。他的提议得到嘉定区政府的支持,藤本道生特地从和气町的紫藤公园里挑选出了花穗长且花色漂亮的品种嫁接到野生的紫藤上,培育了30个品种,120株紫藤苗。1997年3月19日,他亲自将培育出的紫藤幼苗种在了嘉定城南古城河畔……

藤本道生先生以紫藤为媒,牵起了一根中日交流的纽带。当年,当他呱呱坠地时,叔叔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而在日本,“藤”即紫藤,难道不是蕴含着某种天意?

2018年的1月31日,清晨的冈山在下雪,刚度过86岁生日的藤本道生走进了漫天飞雪中。他将飞往上海——嘉定紫藤园是他“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的地方,今天他与它又将在这个飘雪的冬天相会。

“嘉定紫藤园之父”是他最爱听的称呼。没错,嘉定紫藤园就是他的孩子。坐在温暖的机舱里,他默默地数着数:这是他第70次飞往嘉定了。先生喜爱中国,钟情上海,他说:“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有一个心愿,身后将一半的骨灰留在嘉定紫藤园。”

2018年9月30日,上海市市长应勇为藤本道生颁发了上海市荣誉市民奖状。饮水思源,上海以最高贵的市花向作出贡献的外国友人致敬。这些奖项没有附带任何物质待遇,但人们如同白玉兰的高洁、坚韧的是一种精神。

上海是个家。“白玉兰”由蓓蕾而盛开,世界各国友人循着芳香,正越来越多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这个大家庭,携手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